



媚

眼

魏雅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一章

风，吹得李晓彬身上真丝的薄衫啪啪地响。那衣衫包在身上越发地紧，不仅乳房，连乳头也历历在目，那风，那衣衫，勾勒出她身上那么美好的曲线，那么动人的线条！

她奇怪，这风里怎么像有股腥味儿？

莫非是不祥之兆？

雨哟！

再没有比夏天的雨，更让李晓彬快活的了。

挥汗如雨的8月，那样闷，那样热，骄阳如火，你若上一趟街，不出十分钟，晒得你手臂脱皮！

她无比欣喜地看天边上的那片马尾云。那像是有人打翻了一瓶墨水，偏又打翻在宣纸上。于是，那墨便奔马似地跑起来。冷风一吹，顿时，天黑下来，仿佛要塌！

《红叶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都打开了窗门，站到了走廊上。

律师楼上虽说早装了空调，可那冷风机里吹出的冷风，哪能与

这大自然的冷风相比？

李晓彬快活地伸出手臂，迎接那从天而降的第一滴雨水。她觉得奇怪，这风里怎么像有股腥味儿？她抬起头，看那天上的狂飞乱涌的云衫。

一楼，站在屋檐下的年轻律师江文丛却在欣赏李晓彬。

她太美太美。

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，美的让人销魂。她的眼睛真像那秋水潋滟的湖水，盼顾有情，光彩照人。

她只要看他一眼，他就觉得心慌，感到浑身发烫。

今天，她穿了一身短装。天气太热，她那一身衣服，一看就叫人感到爽气。

她上身穿了一件真丝的小背心，无领无袖，领子开得很低，微微露出一点乳沟。腰呢，又短了一寸。若两臂下垂，勉强可以与那条紧包美臀的大红真丝短裤接上，若是两臂一抬，便露出那让人意乱情迷的蜂腰和笑涡儿一般的肚脐。

他常为此自豪，《红叶》律师事务所的女老板，如此性感，如此媚人！

风来了。

李晓彬快快乐乐地张开手臂，像要拥抱什么人似的。奇怪，真有点腥味儿。她有点不安。

这快乐，感染着律师楼里所有的律师。

终于，远处，滚来了一阵沉闷的雷声。好让人喜欢的雷声哟！

风，摇曳着律师楼院里的冬青、龙槐、梧桐和刺柏。

风，吹得李晓彬身上的薄衫啪啪地响。那衣衫在身上包得越发地紧，勾勒出那么美好的线条，那么动人的曲线！

无意中，李晓彬感觉到了男律师的目光，她才不在乎呢。

又是一声惊雷！

那雷声再不是云层深处遥远的马蹄声、战车声，而是就在头顶

的轰击声！

吓得李晓彬一声快乐的尖叫。

可惜夏情不在身边，若在，她早钻到他怀里去了，也好撒个娇。

又是几声惊雷、闪电！

风停了，不再刮。树呢，也不再摇。

她心里明白，雨就要来。

果然，说来就来！

雷声尚犹在耳，豆大的雨点，噼哩啪啦，打得到处乱溅！

李晓彬太快乐了。她站在楼上，看着大街上的行人，抱着头又叫又跑，顿时，临街的屋檐下，店铺里，都挤满了躲雨的人。

才三五分钟，屋檐便挂起了密密的雨帘。铁皮制作的排水管，像舞厅里的架子鼓，敲得好不热闹！敲得李晓彬骨头都酥了，她真想跳，那简直就是迪斯科的节奏。

风又吹起来了。

一阵大风，把雨刮了过来，律师楼的律师们齐声大叫，都跑到屋里去了，忙着关窗闭户。

李晓彬跑回屋里，屋里的文件乱得满屋子乱飞，她又是笑又是叫。

她关上窗，开了灯，把文件归理好，继续看她的雨。

这些天，太忙、太乱，太乱、太忙。她需要休息，休息一会儿。放松一下自己。天底下的案子那么多，什么时候是个完？

雨好大哟。才下了几分钟，地上已经成了河，排水沟的水排不及。她站在走廊上看，大街上的汽车变成了船，忽忽地在水里开。难得的好景观。

水呼呼地朝上涨。许多店铺着了忙，若是地势低的，水便灌进去了。于是，筑堤修坝，好不忙乎。

雨哟，雨哟。

好解馋，好解渴，好解暑，好消夏的雨哟。

她最喜欢站在屋檐下看雨、听雨。好喜欢这气势，这爽快！

她正看得呆，有个如牛般的声音吓她一大跳：

“哪位是李晓彬律师？！”

她回过头来，一个浑身是水，落汤鸡般的汉子，站在大门口吼。

她还没缓过神来，就见那汉子“扑通”一声，跑倒在大雨中，呼天抢地地喊：

“天哪，救救我媳妇！救救我媳妇！”

那喊声，夹着风声、雨声、雷声，那样揪心，那样悲怆，那样让人恐怖，毛骨悚然！

那汉子傻大黑粗，一身泥水，声如牛吼，又哭又喊又嚎又叫。

李晓彬想，该不是她老婆出了车祸，或是在马路上生了孩子？

李晓彬第一个感觉是，这人会不会是个疯子？怎么像一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狗熊？该不是她老婆出了车祸，或是在马路上生了孩子？

是江文丛第一个从屋里冲了出来，硬拖住那汉子朝避雨的地方走，可那汉子如牛吼般哭，躺着跪着在泥水里，就是不起来，吼叫：

“哪位是李晓彬？哪位是李晓彬？哪位是李晓彬？！我要找李晓彬！”

李晓彬在楼上忙喊了一声：

“我在。你上来吧！”

他抬起一双被雨水浸红了眼睛朝楼上看，看到那样一位可爱的小姐，疑惑地问：

“你就是李晓彬？”

江文丛说：

“没错，就是她，我们《红叶》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李晓彬。”

他这才站身来，朝楼梯口走。

江文丛也淋成了落汤鸡，不到 30 秒。

李晓彬在楼上问：

“有衣服换吗？文丛。快去换上。”

“有！”江文丛快快活活地应了一声。

李晓彬回到办公室等他上来。半天，却不见人。

她走出门来，发现他站门外。

“怎么不进来？”她问。

“我身上太脏。”那汉子说。

这会儿，像换了一个人，又拘束起来。

李晓彬看他，确实也脏得不像人样儿，一身一脸的雨水泥巴，难怪他站门口。

李晓彬指指走廊西头，对他说：

“喏，那是卫生间，你进去把身上脸上洗一洗，给你，这是条毛巾。”

李晓彬继续看她的雨。

雨小了一点，不再那么急，那么猛，那么狂。

雨，像是男人的爱。

她抱着双肩，看天。

天不再那么黑，那么恶，那么凶。有一点亮了。最初的那种疯狂，已经逝去。也像男人的爱，变得深沉，热烈，奔放。

她好想爱情，他才走了一个礼拜，去了北京，而且，天天晚上，电话问候，一说就是五十分钟。

院里的那株火红的美人蕉，被雨打折了，那火一般的花儿，悲伤地低着头，那滴滴嗒嗒的雨水，像它流的眼泪。

好半天，他才从卫生间出来。看来，他在那水池里洗了个澡，虽

说身上的泥水都洗去，也擦干了，可还那么黑。黑得像只狗熊。

她回到办公室里，坐在自己的大班椅里，指指沙发，说：

“请坐。”

他看了看，却不敢坐。

“你坐呀。”她又说。

“不，我身上湿。”

他的衣服都是湿的，他穿了件高档的白汗衫，一条牛仔短裤头。确实又湿又脏。

“你坐吧。”晓彬又说。

那套沙发是非常气派的意大利真皮沙发，一万多元买的。

他不坐，就地一蹲，呜呜地哭开了。

“你哭什么？”晓彬生气了，“有话就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来那么多眼泪？”

他收了泪，说：“我媳妇杀了人了。”

李晓彬噎了口气。

“我还当你媳妇被人杀了呢。这你哭什么？杀了人，去投案自首。相信公安机关，会依法办事的。若不依法，再找我们不迟。”

“她已经自首了。”

“人现在呢？”她问。

“被抓走了。”她又哭。

“什么时候抓走的？”

“刚才。下雨之前。”

“案件尚未立案，律师还不能介入。”她说。

他想了想，说：

“我是来法律咨询的。”

“哦，咨询。我这里咨询是要收费的。而且很贵。”

“我交钱，我交钱。”

他到财务室交费去了。

李晓彬觉得，强奸的意图可以确定，并在实施中使用了暴力。
正当防卫的性质可以确定。
但公安局认为，她“防卫过当”，应负刑事责任。

李晓彬到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了解了一下情况。刑警队长她熟。
被捕的女杀人犯叫郑梅妹，25岁。

昨天下午4时，她有病，在家休息，未去上班。那报案的男人是她的男友，一进房门，大吃一惊：满屋是血！

床上，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个男人。那男人被血糊了一脸，赤裸着下身，裤子掉在地上，下腹部血肉模糊，生殖器被砍得几乎成了肉浆，已无法辨认。

那汉子问：怎么回事？

她怒气冲冲又疲惫不堪地说：“他强奸我！”

“这人是谁？是王海斌？”

“就是他！”郑梅妹恨恨地说。

他听她说起过，这个人是她过去工作过的那家五金机械厂的保卫科长王海斌。

他看看王海斌，气息全无，瞳孔散大，双目睁圆。他摸摸脉搏，摸不到搏动。听听心跳，胸部被砍多刀，心跳早已停止。

人已死僵。

“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
“我杀了人，我去投案。”她呆呆地说。

唯有如此了。

他扶了她，去派出所投案自首。

派出所一听，是杀人大案，立即报告了区公安分局，要求派技术人员勘察取证。

李晓彬翻阅了勘察报告。

报告不长，摘要如下：

8月12日下午4时15分左右，周陵区公安分局接到东亚路派出所值班民警报告，该所所辖民俭巷居民楼12号楼1层6号发生一起凶杀案，要求勘查现场。

接到报案后，分局副局长李云厚，刑警队副队长庄强，指导员金尚常，技术人员李明、黄之伟迅速赶到现场。

现场位于民俭巷居民楼12号楼1层6号，座南朝北，门单扇内开。

卧室内顶北墙放一张单人床，其上有被、褥、衣物。

床南端靠西墙放一张三人沙发，西南角放一电冰箱。

1层6号其结构为里外间，带厨房、厕所。

杀人现场在里屋。单人床上铺有大量血迹。水泥地面上有大量血迹。

尸体仰卧于里间单人床上，死者尸体旁，右手下垂处有一大号水果刀，刀上无血迹。刀上留有死者指纹。

死者下体裸露，裤子掉在床下。死者系一红色布质裤带，无血痕，非强力掀开或割断。死者上衣、裤子口袋未见翻动迹象。

床上有死者所带黑色塑料手提包一只，无触动痕迹。

死者王海斌，男，四十八岁，东亚机械五金厂保卫科长。

.....

据技术组初步印象：

1. 排除因财害命的可能。

死者所带提兜、衣兜均无翻动痕迹。

2. 死者曾手持水果刀，有威逼强奸可能。死者左手攥有20厘米长郑梅妹头发一绺，可以断定，曾发生搏斗。

3. 死者腰间的裤带可以认定系自然解开，非强力掀开或割断。无血痕。可以认定系死者自己解开的。郑梅妹满手是血，其本人投案时，脸上、身上，手上的血迹均未洗涤。

李晓彬感到，可以断定，死者有过强奸企图，并在实施中使用了暴力。

正当防卫的性质可以确定。

但是，分局认为，郑梅妹的行为已“防卫过当。”

据郑梅妹自己的口供，这一点亦可认定。

关于她杀人一案，公安局有这样一段笔录：

?: 姓名?

答: 郑梅妹。

?: 性别?

答: 女。

?: 年龄?

答: 25 岁。

?: 职业?

答: 自由职业者。

?: 工作单位?

答: 陈芝兰私人诊所。

?: 你跟死者是怎么认识的?

答: 我原来在五金机械厂干过，他是个保卫干事，我老早就认识他。

?: 你俩是老交情了?

她冷笑一声。

是的，是老交情。从他第一次强奸她，有五年了。那一年，她才十九岁。

终于，她杀了他！杀得好解恨，好悲惨！

玩得起兴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扒了他的裤头儿！

老头儿大吃一惊，忙用手去护。他浑身上下，就这么一块布，天热。

梅妹真没想到，会玩到这个份儿上。

人在这种时候，会想起许多已经遗忘的事来。

她十五岁那年，正在市卫生学校上学。暑假，学校里动员学生下厂学工，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阶级觉悟，她便去了一家五金厂。

盛夏，热得人昏昏欲睡。厂里又没活儿，三名女师傅便悄悄地叫了她，到厂区后面的桃园里去偷桃吃。

这个桃园是厂里的桃园。厂里征了地准备扩建，扩建又短缺资金，便一扔好几年。后来便索性种了一二百棵桃树。今年，第一年挂果。

走进果园，好大好甜好蜜的桃子，挂满了一颗颗桃树。

天热，看林人大约纳凉去了。

真是个好地方。四个姐妹们畅开了吃，专拣熟透了的，一捏，软软的，一掐，能掐出水来。一剥，剥皮就如脱衣服一般，剥了皮吃。好甜！

看来，那仨女师傅都是轻车熟路，只有她是第一次跟了来吃。

她从来没来过桃园，更没吃过这么大、这么熟、这么烂、这么甜的水蜜桃。几个小姐妹们吃得好快活！这是公家的桃园，桃子也是厂里的，不必惧怕什么。

桃园里好凉快，连刮来的风都是甜的！她甚至有一种欲望，若是能住在这桃园里，多好。春天有花，夏天有实。人面桃花相映红呢。

这里，如此安静。只有蝉声鼓噪。

那么多的桃子，随便吃，咬一口，不甜，便扔。

几个女人，又吃又笑又叫。

终于惊动了看林人，不知从哪里钻出个瘦老头。

四个人，都吓了一跳。

老头儿干瘦干瘦，花白了头发，六十岁左右，全身晒得黝黑黝黑，浑身上下就穿一条裤头儿。站在那里，像一吊薰肉。

“干什么?!”老头儿吼。

几个女人先是一愣，接着，便笑：

“干什么？吃桃。问什么？你没看见？”

“嗨！偷桃吃，没脸没皮！”

四个人里，大姐是郝英，她三十七八，骚着呢。她走到老头儿身边，说：

“喊什么？不就吃几个桃。吃你的桃，是赏你的脸，看得起你！叫什么，悄悄儿的，姐赏个甜的。”

说着，把她手上正吃的半个桃子，塞到他嘴里。

看来，她跟老头儿是老相识了。

“我也赏你一个！”

二姐春花，也拿了桃，嘻嘻哈哈地跑到他身边，也朝他嘴里塞。

老头儿连忙招架。

果园里，果树密密，偌大的林子里，就这几个人。

几个女人，推推搡搡，倒弄得老头儿狼狈不堪。

玩得起兴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

“扒了他的裤头儿！”

老头儿大吃一惊，忙用手护。

女人们大笑，抓住老头儿，三下五除二，便扒了他的裤头儿。伸手乱抓乱摸，乱叫乱笑。

梅妹真没想到，会玩到这个份儿上。

几个女人，把老头儿压到树上，两手背在树后，有人抓了，喊：

“快，摸呀。让老头儿翘一回！”

这几个女人，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媳妇，啥没见过？

只有她是个姑娘。

老头儿面红耳赤，被剥得一丝不挂，身上唯一的那快布，被人扔到了桃树上。高高挂在树枝上颤。

二姐三姐，抓着老头儿的把戏儿玩。

她又羞又怕，躲到一边，只看了一眼，便心擂如鼓。

二姐捉了她来，说，玩一把呀，梅妹！开个洋荤。你小，你没见过，玩过，让你也玩一回。

大姐大叫，翘了翘了！

她不敢摸，二姐抓了她的手摸。二姐说：

“你摸他，是他的福！”

她才一摸，便弄了她一手脏污，女人们一齐大叫，一哄而散，跑了。

老头儿反倒又笑又喊：

“还摸不摸，来呀。别绊倒，跑慢点儿，别让我逮住，逮住，有你的好儿！回来，你玩了我，我还没玩儿您哪，回来！”

大姐喊：

“你个老骚驴，老光棍儿，一肚子脓水儿！下次来，带把剪刀，阉了你，炒盘儿驴鞭！”

从此，她再不敢从那桃园门口走，生怕那老光棍冷不防地冲了出来。真像他说的，让他逮住，有她的好儿！

这是头一回，见识了那东西，想想，又羞又怕。

大姐却说，哼，逗老头儿玩玩，没劲！你知道不，那天，我们仨，把车间里的小赵，好好地玩了一回。那才叫美呢！

小赵？

她知道，是那个腼腆腼腆，斯斯文文的小学徒，十七八岁吧。是个挺漂亮，挺文气的小伙子。

大姐郝英，是她的师傅，小儿子都上学了。男女间的事，自然根本不在乎。天天晚上跟自己男人睡着，有什么稀罕？三十七八岁的人了，有什么能叫她不好意思？

她便讲给她听。

那回，还是她们仨。

大姐郝英，二姐春花，三姐小娥，一起跑到李正家的宿舍去找他，谁知他不在。他跟小赵住一间宿舍。

小赵正在宿舍里的电炉子上煮鹅蛋。

也怪小赵，好好的，你招惹这几个婆娘干什么？

正煮着鹅蛋，他叫郝英，说：

“大姐，你来看，这光溜溜，圆呼呼的鹅蛋像什么？”

郝英奇怪，说：

“你说像什么？”

小赵大笑：

“像你的大奶子！”

二姐大笑，问：

“怎么，你是见过，还是摸过，吃过？”

这一下，可惹着了大姐郝英。郝英说：

“猴崽子，我儿子都快跟你一般大了，你调戏你娘！我今几个就让你玩我。你玩不成我，我先来玩你一回，姐妹们，上呀！”

郝英那婆娘人高马大，挺有劲，便一下子扑上去，将小赵压在床上，骑到他身上，让二姐三姐找绳子，满屋子找，却没有绳。便用鞋带、口罩，灯绳，将小赵的手脚绑了，绑在床上，绑成个“大”字。

郝英说：

“你想玩你娘的奶，你老娘先玩玩你的荷包蛋！”

说着，便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。

三个婆娘抢着玩，玩得小赵站起来又倒下去，弄湿了一大片床单，这才放了他。

他提起裤子，红着脸，骂，仨野婆娘，不要脸！

大姐叫：

“好你个小子，还敢回嘴！来呀，再玩他一回。”

他拔腿想逃，没逃掉，到底让抓住了。这回，把他压爬在床上，又扒下他的裤子。大姐说，把鞋油拿来！

二姐到处找，在床底下找着了。

三姐把那鞋油像挤牙膏一样，给他挤了一屁股，专门糊了他的屁股眼儿。

大姐喊，来，给他打打光！

二姐马上拿了刷子和绒布来。给他糊了一屁股。

大姐问：你求饶不求饶？

小赵连声求饶，好姐姐，再不敢了。

大姐说：叫亲娘！

小赵叫：亲娘。

大姐说：声音太小，喊大点儿！

小赵大声地喊：亲娘，亲娘！

大姐还不满足：说，叫奶！

小赵大声地叫：奶！

三姐妹大笑，这才放了他，去洗屁股。不洗屁股，那裤子怎么穿？他拿报纸擦，男人家，又不用卫生纸，越抹越匀，越擦越黑，笑痛了三姐妹的肚皮。

洗了三盆子黑水。

大姐说，女人脱男人的裤子，没事儿，大家一听，哈哈一笑，寻个开心吧。就跟摸小孩儿的小鸡儿一样。男人脱女人的裤子，那可不行。犯法！女人就有这个特权。要玩，姐妹们一起玩，千万别一个人玩，小心让男人玩了你。那可就惨了。

李晓彬到狱里去见她。

她阅了卷，心里老想：这郑梅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

见了她，她才明白过来。她猛的一看，似乎也很平常，可细看呢，她很受看，越看越好看。越看越迷人。

特别是那双眼睛。让人过目不忘。

她想起了大观园里的晴雯。宝玉的妈，只到园子里走了一遭，便记住了个晴雯，那水蛇腰。她天生的个好身条。

而郑梅妹不是，她有一双媚眼儿。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。

她的眼睛，又细又长，若一兴奋，便圆溜溜的，黑白分明，再加上她那张鸭蛋脸。一笑，右边面颊上便闪出一个笑涡，时隐时现，难怪男人们动心。

再加上她那丰腴的，肥而不胖，肉呼呼的身段儿，的确有些魅力。

她才一介入此案，便明白过来，这个案子，不那么简单！

第二章

“咱住在旱塬上，没水。成年四季地摇辘辘。我妈妈正摇着辘辘，肚子疼了，把我生在井台上，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辘辘。农村的女人么，生个娃还不是跟母鸡下个蛋一样，有啥哩。”

——王○○自述

下午，李晓彬正想到看守所去见郑梅妹，却见区法院接待室的杨丽带了一个青年农民过来，对李晓彬说：

“李律师，麻烦你帮个忙，给这老乡写个状子。这老乡不识字，又没钱。你就帮个忙，全当支援一回老少边穷地区，干回好事吧。行不行？免费写一张？”

听她如此说，李晓彬满口答应。

《红叶》律师事务所今年给“希望工程”捐了十万元人民币，李晓彬个人还包揽了100名长安县失学儿童的学费。

这样的事，义不容辞。旦有此类募捐，她是从不推辞的。

她想，该。